

上海

Study of Verbs in Chinese Sign Language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手语动词调查及手语动词分类研究”(项目批准号: 08CYY010)资助

中国手语动词研究

倪 兰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手语动词研究 / 倪兰著. —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671-1574-3

I. ①中… II. ①倪… III. ①手势语-动词-研究-中国 IV. ①H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047 号

责任编辑 徐雁华
封面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图片绘制 李晨怡 黄海昕

中国手语动词研究

倪 兰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326 000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1574-3/H·303 定价: 58.00元

前言

Foreword

动词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句子的其他成分要依靠动词联系起来,动词承担着表达语法关系的重要作用,动词的语义特征常常制约着句子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一种语言的动词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这种语言的类型特征。正是由于动词在词汇系统及句法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动词的讨论也成为手语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这一研究涉及手语的语音、词汇、形态、句法研究诸方面。

手语作为一种在空间中架构的视觉语言,它的语言要素都是与空间特性紧密相关的,如手的形状、空间位置、手势运动方向、运动方式、面部表情等。不同的手语可能具有不同的语法手段来表达语法意义,但它们共同具有空间结构的特性,这使得它们具有许多相同的语法特征。

手语动词的运动方向作为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在句法结构上可以表示手语动词与其他句子成分及数的一致关系,语义上可以表示施受关系及来源与目标。中国手语中的大部分动词具有方向性表达,在中国手语中方向同样是动词表达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的重要语法手段,动词的方向可以表达不同的语义关系。在本书中,我们提出动词的两类语义特征:能动性¹与空间移动性。这两类语义特征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手语动词的方向性,根据两类语义特征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四类动词:A类兼具能动性与空间移动;B类只具有能动性,而不具有空间移动;C类只具有空间移动,而不具有能动性;D类既不具有能动性,也不具有空间移动。据此,本书认为中国手语中存在这样四类动词:A类双向动词(dual-directional verbs),B类一致动词(agreement verbs),C类空间动词(spatial verbs),D类简单动词(plain verbs)。A、B、C三类动词为方向动词,D类动词为

无方向动词。

动词的基本语义特征决定了动词的小类,也决定了动词与论元的各种关系,即句法关系。手语中的简单动词没有方向变化,因此从表面上看,它通过语序来表示与论元之间的关系,但实际话语中,打手势者的面部朝向、身体朝向也起到表明论元的作用;一致动词通过手语动词运动的起点和终点来表示施事和受事;空间动词的起点和终点表示来源和目标;而双向动词运动的起点和终点既可以用来表示施事和与事,也可以表示受事发生位移的来源和目标。

手语的视觉空间特性决定了它更多采用与我们的空间认知相似的方式构成语言,而不同于有声语言在时间线上的排列。但两类语言都具有表达一致关系的语法手段,现代汉语多采用语序表示动词与论元的一致关系,是时间线上的方向。虽然现代汉语与中国手语属于不同的语言类型,但都能用能动性和空间移动性来解释动词的类别及其与论元的一致关系。当动词兼有两种语义特征时,手语倾向于将空间移动的方向作为动词的方向,而现代汉语倾向于选择表达能动性的方向作为动词的方向,但现代汉语中也有一些句法结构可以为我们揭示出空间移动的方向,与此同时中国手语也受到现代汉语能动性的影响,一些动词的运动方向会使用表达能动性的方向。

对手语动词的研究方法、调查方法既有与有声语言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也有其独特的研究手段和方式。首先要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取真实的手语语料;其次要通过熟悉手语和有声语言的聋人或听人转写语料,并将转写后的语料翻译为有声语言的文字,从而可以进行语料的分析和研究。在对手语动词的语料收集,我们既兼顾了通过词表进行的手语动词调查,更重视在自然状态下自然手语的语篇表达。我们为此制作了手语动词研究词库以及手语动词研究篇章语料库。这种静态和动态结合的调查方法使我们可以看到动词如何在句子和篇章中表达语法意义,更直观地看到手语动词如何与相关论元结合。对于研究术语我们尽量采用有声语言研究的语言学术语,但手语作为视觉语言的确有其不同于有声语言的语法特征和语法表达方式,我们也采用了一些手语研究的专门术语去表示这种特征,这些术语大多是国外手语研究者所通用的术语,已在附录6中列出了手语研究术语英汉对照表,部分术语可能与香港、台湾以及其他大陆学者的翻译略有不同,手语研究术语的统一也有待于研究的深入之后,手语研究者达成共识。

我们认为手语动词研究的意义在于探讨语言的一般规律,当我们将手语认同为一门真正的人类语言,就需要对其进行语言学意义上的深入研究,而不是停留在对手语构词理据的解释。我们对中国手语的调查和研究旨在寻找手语和有声语言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同时与其他手语进行比较,以发现不同手语之间的共同特征和差异所在,从而总结出支配这种视觉语言的一般规律,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去拓展我们对于语言的认识,修正我们对于语言的固有概念,为人类语言研究提供启示和新的研究思路。

倪兰

2014年12月于上海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第一节 手语动词研究的理论意义	2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调查方法	3
第三节 国外手语动词的研究	6
第四节 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手语研究状况	16
第一章 中国手语的动词分类	21
第一节 无方向动词	26
第二节 方向动词	39
小 结	72
第二章 中国手语动词的及物性	74
第一节 有声语言及物性的研究	74
第二节 手语动词的及物性考察	79
第三节 手语动词的论元	90
小 结	96
第三章 中国手语动词与类标记	98
第一节 构词	101



第二节 句法	110
小 结	114
第四章 中国手语动词与空间位置	115
第一节 空间位置的性质	115
第二节 空间位置的确定	120
小 结	122
第五章 中国手语动词与数量表达	124
第一节 宾语复数、双数、三数的情况	124
第二节 主语复数、双数、三数的情况	127
第三节 相互动词的数量表达	128
小 结	131
第六章 中国手语空间动词与位移事件	133
第一节 有声语言的位移事件表达	134
第二节 中国手语的位移事件表达	135
第三节 从位移事件表达看中国手语空间动词的语言类型	139
小 结	140
第七章 双手对中国手语动词表达的影响	142
第一节 双手手势在手语动词中的分布	142
第二节 双手的使用在句法中的作用	150
小 结	155
第八章 中国手语动名同形考察	157
第一节 有声语言中的动词和名词	157

第二节 中国手语中的动词和名词	158
小 结	162
结 语	163
参考文献	165
附录1 Klima和Bellugi的手语研究	175
附录2 中国手语使用及相关问题	185
附录3 《中国手语》手语动词语素分析词表	203
附录4 上海手语动词复合手势语素分析词表	254
附录5 转写材料	276
附录6 术语表	299
附录7 中国手语的汉语转写方案	304
附录8 汉语手指字母、数字表	307
后 记	309

绪 论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威廉·斯多基(William Stokoe)发表《手语结构》(*Sign Language Structure: An Outline of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Systems of the American Deaf*)(1960)一书,就此创立了手语语言学,开始了语言学界对手语语言学的关注,引发了学者们对手语是否是独立语言的纷争。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手语语言学的地位已经稳固确立,手语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并发展出更为细致成熟的若干门类,如手语语音学、手语词汇学、手语句法学、手语语义学,以及手语社会语言学等。

早期手语研究的语料,主要是美国手语(ASL),现在许多手语相继成为研究的对象,包括法国手语(FSL)、德国手语(GSL)、英国手语(BSL)、意大利手语(LIS)、挪威手语(NSL)、丹麦手语(DSL)、中国大陆手语(CSL)、中国香港手语(HKSL)、中国台湾手语(TSL)、以色列手语(ISL)、澳大利亚手语(Auslan)、日本手语(JSL)、荷兰手语、西班牙手语、瑞典手语、印度手语、泰国手语等。

近20年的手语研究表明手语和有声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包括一些复杂的语法结构,处理意义和形式关系的方式(Klima & Bellugi 1979; Liddle 2003),等等。当然,由于表达方式(modality)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有声语言选择声音作为传达信息的方式,通过听觉来接收信息,是听觉—声音语言(auditory-vocal)(Lenneberg 1967; Lieberman, P.1973; Liberman, A. M. 1970);而手语则由于使用者的生理限制,无法使用声音这种方式,而选择手势作为表达方式,依靠视觉来接收信息,是一种视觉—手势语言(visual-manual)。

中国大陆手语(Chinese Sign Language),我们习惯上将之称为中国手语,可

以简称为CSL。所谓中国手语只是一种统称,中国手语在各地聋人社团中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各地的手语有较大的方言差异,如北京手语、上海手语、广州手语等,本书的语料主要来源于我们调查的上海手语以及《中国手语》词典。本书所要论述的是手语的动词问题,主要是从动词的方向性来讨论手语动词的分类,以及与手语动词相关的类标记、及物性、数量表达、空间位置等问题的讨论。

动词是表示动作和行为的词,有时也表示一种状态,动词承担着表达语法关系的重要作用,动词的语义常常制约着句子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动词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可以根据动词的及物性特征进行分类,可以根据动词的形态变化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动词与其他句子成分的关系进行分类。对动词作探讨,既要对动词的意义和功能进行分析,也涉及语序等句法问题,甚至涉及篇章结构等内容。本书以方向性为切入口,探讨中国手语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对中国手语中的动词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描写、分类和分析,对动词所涉及的句法问题进行适当的论述,并与有声语言的动词进行比较。

第一节 手语动词研究的理论意义

动词处于句法结构的中心地位,动词和句子其他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和语义关系构成了句子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重要内容。手语是使用空间信息表达意义的语言符号,而方向是空间信息的重要方面,方向不仅是构成手势的要素之一,并且在表达语法意义上方向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它可以表明动词与其他论元的关系,我们认为方向决定了手语动词的基本属性。对动词方向性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为手语动词的分类确立标准,揭示出手语这种视觉语言的句法语义特点,而且对于揭示出人类语言的共性提供新的依据。Talmy (2003)认为手语可能比起有声语言更适宜表达空间事件,对于研究有声语言如何表达空间概念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对于语素、词和短语,以往的概念常令人陷入如何界定、划分词的泥潭中。吕叔湘(1979: 492)就曾说:“词在两头都有划界问题,一头是如何区别单独成词的语素和单独不成词的语素;另一头是如何决定什么样的语素组合

只是一个词,什么样的语素组合构成一个短语。”动宾结构的离合词是词还是短语令不同语言学者就词本位和字本位展开激烈讨论。我们发现,在手语中存在大量动宾结构、主谓结构^①的手语动词,这种结构是在空间中架构的,而不同于有声语言的线性排列,这也许能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调查方法

对于手语研究来说,获取真实自然的手语语料是研究的重要环节,我们通过各种调查途径获取聋人的自然手语语料,并结合国内外手语研究的成果,从句法和语义两方面进行分析,对中国手语的动词进行初步的分类。结合句子和篇章,对手语动词涉及的相关问题逐一展开分析和研究。

一、静态调查

我们从《中国手语》(2003)中筛选出1 405个手语动词,并对这些动词进行了语素分析^②,见附录3。《中国手语》作为一种推广的教学手势词典,其中采用了大量的手指拼音手势,以及书空和仿字,复合手势也多采用了仿译方式,即从汉语译为对应的手势。因此,我们并没有采用《中国手语》一书的手语动词作为我们的主要语料,只是作为与上海手语相比较的一个参照词表。根据《中国手语》所列1 405个动词,我们调查了上海和北京等地聋人的手语动词使用情况,调查对象包括社会聋人和聋校学生共15人(涉及儿童、中年、老年),对从《中国手语》一书中筛选出的动词进行录像,有效调查得到的手语动词数是1 344个,最后得到三组各包括约1 300个手语动词的词表。我们对该词表进行了语素分析,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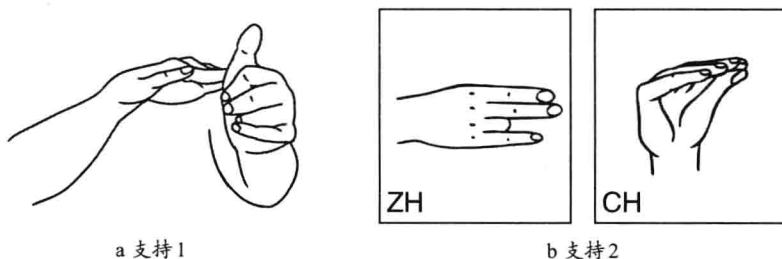
① 动宾结构、主谓结构的说法是针对有声语言的句法结构,不一定适合手势结构的描述,这里为了使用、对比的方便,姑且使用这些术语。

② 《中国手语》手势词目表最初由北京四聋孙联群(聋)老师据原书目录扫描识别,本书所做的上海手语动词的语素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筛选和分析。

语素分析的结果,筛选出598个单语素动词^①作为本书的主要数据进行手语动词基本分类的研究以及动词基本属性的分析。由于复合手语动词情况较为复杂,且进行单纯的词表调查时调查对象易受到汉语构词的影响,另外如何确定其类别还涉及复杂的句法问题,需要更为深入调查和研究,因此,我们仅对603个复合手语动词做了语素分析,见附录4。随后我们还对60对中国手语的动词一名词手势进行了调查,以探讨语义相关的动词和名词在中国手语中是否同形的问题。

在中国聋校中存在自然手语和手势汉语(signed Chinese)。所谓手势汉语,就是按照汉语的语序打出手势词,在聋校的课堂上经常使用,它有助于聋生学习汉语,这种手势汉语是汉语的手势表达形式,不是真正的手语,不反映自然手语的语法。另外,调查发现,聋校低年级学生手指字母手势较多,有时全部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的手指字母(多为汉语的复合词);有时是打一个形象手势再加上一个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的手指字母;有时是这个手势的手形变为这个手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的手指字母,而社会聋人在表示同样意思时可能只有一个形象手势^②。

例如,社会聋人打一个手势表示“支持”,而聋生则会用手指字母“ZH”和“CH”来表示,即分别是“支”、“持”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的手指字母。如图绪-1所示。



图绪-1 支持

① 汉语释义不同,但手势相同的,我们作为一个词目,并在括号中注明;汉语释义相同,但手势不同的词,我们作为两个不同的词目单列出来。

② 这仅是我们调查动词词表时的情况,聋生之间的交流以及聋生与健听教师之间的交流情况还有待深入调查。

社会聋人打“报答”只用一个手势(在调查中也有社会聋人用复合手势,即“复一答”),而聋生则使用一个手势“报”加上一个手指字母“D”来表示,“D”是“答”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如图绪-2所示。



图绪-2 报答

另外,聋生打“参考”的手势是类似于“参加”的手势再加上“考”的手势,但“参加”的主手手形此时变为类C手形^①(即拇指和食指成半圆形,其余各指合拢),而不是“参加”原本的主手手形I手形^②。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国聋校中广泛推行《中国手语》的标准打法,另一方面可能是聋生学习汉语拼音的结果。另外在聋人和略懂手语的听人交流时,为了使听人容易理解,他们一方面会使用手势汉语,另一方面也会出现自然手语和手势汉语的混合形式,即一部分是自然手语,一部分是手势汉语。在我们的调查中,尽量避免这些语料的出现。我们的词表调查对象以社会聋人为主,必要时参考聋校学生的手势。

二、动态调查

为了得到真实自然的语料,我们对聋人对话、演讲进行录像,即动态调查。作为调查的主体部分,我们在上海芷江西路街道的聋人聚会活动“无声沙龙”和上海虹口公园的聋人活动中拍摄了大约十小时的讲话(包括聋人的演讲、讲故事、对话等)录像。此外,我们也请调查对象进行图片的手语描述和手语故事的录像,包括单幅的图片和图片故事^①及18个手语故事。调查之后,聋人协助我们

① 图片故事为图片故事书 *Frog, where are you?* 作者 Mercer Mayer, 中文名暂译为《青蛙,你在哪里?》。



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转写,共转写了55分43秒的录像内容,并对这些转写内容逐句进行了汉语释义,见附录5。转写体例参照了龚群虎、杨军辉的《中国手语的汉语转写方案》(2003),本书的手语例句均出自这些转写内容。

第三节 国外手语动词的研究

一、手语动词分类研究

动词和名词是任何一种语言中最基本的词类,而动词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句子的其他成分(主要是名词)要依靠动词联系起来,动词常常承担着表达语法关系的重要作用。因此,对手语动词的研究成为手语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从手语动词的研究我们既可以看到手语动词与有声语言动词的相异之处,因为手语使用空间媒介作为这种语言的物理形式;也可以看到手语与有声语言的相似之处,即手语的句法关系也包括一致关系、及物性等。

(一) 早期的手语动词分类研究

早期的手语研究者主要是对美国手语(ASL)的动词进行研究,动词是否具有形态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但他们也注意到手语动词的形态不同于有声语言通过附加词缀或动词内部屈折变化所表示的形态,而是通过手语动词的运动方向或手掌朝向来表示这种动词与其他成分的一致关系。对动词的早期研究一般认为动词可以根据方向分为两个或三个小类,即有方向或没有方向,而最近的研究则区分方向是表示人称还是位置(Shannon 2003: 40)。

Friedman将动词分为两类:一是多向动词(multi-directional);一是非多向动词(non-multi-directional),他是基于动词的语义作出这种分类的,多向动词是表示从来源到目标的动作,而非多向动词则表示静态的心理动作(1975: 955—956; 1976a: 128—129)。但Friedman将许多用手掌方向表示论元的手语动词也归为非多向动词(Shannon 2003: 40—41)。Taub(2001)也赞同Friedman的分类,但他认为Friedman的理论在很多方面是不完备的,不能解释空间动词和一致动词之间的区别。

Edge和Herrmann部分地弥补了Friedman分类的缺陷,他们将ASL动词分为三类:多向动词(multidirectional)、多朝向动词(multiorientational)、近身动词(bodily anchored)(1977: 143)。多向动词指具有从空间中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运动的动词,可以有三个论元:来源、目标、受事。多朝向动词指通过手的朝向表明论元,手背朝向行动者,手掌朝向受事,只有两个论元:行动者、受事(1977: 144, 147)。近身动词包括没有方向运动的手势或接触打手势者身体的手势,主要是表示人的感觉、情感的手语动词(1977: 145)。

Fischer和Gough(1978)早期的文章认为方向、朝向和位置是动词表示代词语法关系的三种方式,它们可以单独或结合起来表示论元与动词的关系。此外与身体接触或接近的动词、垂直运动的动词、微小运动的动词及身体限制的动词没有这种通过空间表达的语法关系。此后Fischer和Gough将动词分为一致动词(directional)、可逆动词(reversible)和位置动词(locational)(1980: 158—162)。通过手势的运动方向表明所指的叫作一致动词;用手的朝向表明所指的叫作可逆动词;在接近论元的空间位置打出的手语动词称为位置动词。

另外Anderson曾提出位置假说(1971),认为空间表达比起非空间表达更为基本。Kegl声称所有词项都包括从位置到位置的运动,表明空间关系的终点位置,表明空间位置的位置论元标记,标明主体的类标记(Shepard-Kegl 1985: 153—154)。他们的观点表明空间动词和一致动词都基于位置一致。基于此Kegl将ASL动词分为动作动词(motion)和位置动词(location)两类。随后Kegl又根据动词要求的论元数目和类型来分析动词的小类,将动词分为如下语义小类:状态变化,创造,出现,运动/位置,气象等(1990: 153—154, 161—162)。Bergman(1980)认为两类动词都使用指称位置来表示一致,所谓指称位置就是指动词运动的起始点和朝向点。

早期手语研究者对动词的划分经历了方向—方向、朝向—方向、朝向、位置—位置这样一种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对手语动词越来越细致的观察。

(二) Padden及其之后的手语动词分类研究

1. Padden等人的动词三分

Padden(1983)结合前人的研究,依据动词形态类型的不同,将ASL中的

手语动词分为三个大类：简单动词(plain verbs)、屈折动词(inflecting verbs)、空间动词(spatial verbs)。后来(1988, 1990)她又将屈折动词称为一致动词(agreement verbs)。所谓简单动词,就是动词不会依据主语和宾语的人称变化而发生变化,但有体的变化。简单动词不限于和身体接触的手势(1988: 38)。所谓一致动词,不但有体的变化,还有人称和数的变化。Padden认为一个动词词根据主语和宾语不同,发生方向的改变,这种变化形式是动词人称一致的形态变化。所谓空间动词则包含多个语素,包括位置、方向和运动体(moving entity)。一致动词在空间使用上受到更多限制,而位置形态则不会如此(1990: 128—131)。Padden的这种动词分类影响深远,现在大多数的手语研究者都采用她的说法,但对于空间动词,Padden的定义仍较为含糊,因此对这类词的分歧较多。

Fischer(1996)将动词也分为三类：简单动词、人称一致动词和空间一致动词,她认为人称一致动词就是改变运动方向或朝向来表明主语和宾语,而空间一致动词则是改变运动方向或朝向来表明来源和目的。她的这种分类和Padden(1988)的分类基本一致,但她认为空间动词也是一种一致关系。

Cormier(1998)和Padden一样将动词分为三类,但她将一致动词又分为单一致动词和双一致动词。单一致动词就是只与宾语一致,且倾向于在运动的起点或终点与身体接触或接近身体;双一致动词就是与主语和宾语都一致(Cormier 1998: 6; Cormier et al. 1999: 218)。单一致动词和双一致动词又可分为向前运动(forward)和反向运动(backward)。所谓向前运动就是从主语到宾语运动,所谓反向运动就是从宾语到主语运动(1998: 8)。她还将空间动词分为两类：路径+动作+形状;路径+动作(Cormier 1998: 11)。她认为空间动词是和位置一致,而不是和主语、宾语一致(Cormier 1998: 11; Cormier et al. 1999: 222)。

Sutton-Spence&Woll(1999)根据动词所负载的信息,即谁在做什么,谁或什么是受动者,如果主语和宾语都有,就要考虑是否所涉及的人是打手势者或是其他人,有多少人或事包括其中。他们将英国手语(BSL)的动词也分为三类：简单动词,因方式、体和直接宾语的类而变化;一致动词,因方式、体、人称、数和直接宾语的类而变化;空间动词,因方式、体、位置、运动和相关名词而变化。

Mathur(2000)将动词也分为三类：简单动词、空间动词和校准动词(aligning)。他认为校准动词相当于一致动词。他认为简单动词和空间动词没